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系列学术文集

高句丽渤海考古论集

魏存成 著



科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系列学术文集

高句丽渤海考古论集

魏存成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对高句丽、渤海考古及相关历史研究的专题论文集，计收录论文 48 篇，主要内容涉及高句丽和渤海的城址、墓葬、遗物及文化源流与交流等多方面；同时也收录了作者从事多年教学的体会、感悟，以及一些书刊评述、参会发言和学术经历总结等；本书还附有作者的学术论著目录。

本书可供边疆考古与历史、民族学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句丽渤海考古论集 / 魏存成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系列学术文集)

ISBN 978-7-03-045694-6

I. ①高… II. ①魏… III. ①高句丽—古代少数民族考古—中国—文集
IV. ①K8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8939号

责任编辑: 赵 越 / 责任校对: 张凤琴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张 放

科 学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9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6

201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32 3/4 插页: 1

字数: 780 000

定价: 1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本书的出版得到

吉林大学

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

资助

目 录

壹

高句丽初期与中期的都城·····	(3)
高句丽四耳展沿壶的演变及有关的几个问题·····	(15)
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和演变·····	(24)
高句丽马具的发现与研究·····	(46)
再谈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与演变·····	(59)
高句丽的主要遗迹与分布·····	(66)
中原、南方政权对高句丽的管辖册封及高句丽改称高丽时间考·····	(74)
集安在高句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遗产表现·····	(83)
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高句丽：一个民族的盛衰·····	(91)
集安高句丽大型积石墓王陵研究·····	(98)
高句丽的兴起及其与玄菟郡的关系·····	(117)
玄菟郡的内迁与高句丽的兴起·····	(125)
朝鲜境内发现的高句丽山城·····	(130)
中国境内发现的高句丽山城·····	(145)
高句丽国内城西墙外排水涵洞及相关遗迹考察·····	(174)
如何处理和确定高句丽的历史定位·····	(181)
高句丽南北道辨析·····	(192)
关于新出集安高句丽碑的几点思考·····	(201)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句丽考古的主要发现与研究·····	(213)
高句丽的兴亡及其历史定位·····	(232)
好太王的陵墓再确认及相关问题·····	(237)

贰

黑龙江东宁县大城子渤海墓发掘简报·····	(249)
关于渤海都城的几个问题·····	(257)
渤海王室贵族墓葬·····	(267)

渤海的建筑·····	(275)
第二松花江中游地区的靺鞨、渤海墓葬·····	(287)
渤海遗迹的发现与研究·····	(293)
渤海都城的布局发展及其与隋唐长安城的关系·····	(306)
唐鸿胪井刻石与渤海政权的定名、定位及发展·····	(329)
靺鞨族的起源与变迁·····	(338)
渤海政权的对外交通及其遗迹发现·····	(354)
黑水靺鞨道及相关遗迹·····	(376)
渤海王室贵族墓葬及相关问题再探讨·····	(391)
渤海墓葬演变与渤海初期人口的民族构成·····	(401)

叁

中国北方地区四五世纪的马具·····	(413)
高句丽、渤海文化之发展及其关系·····	(427)
纪念《北方文物》创刊十周年 促进东北文物考古事业深入发展·····	(438)
读《高句丽古城研究》·····	(440)
继续深入开展渤海历史与考古研究——读《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	(444)
汉唐时期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线路及文化交流·····	(450)
汉唐期间我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的密切联系和文化交流·····	(460)
关于东北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读《东北史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466)
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分工协作，加强交流，促进渤海研究深入发展·····	(470)
高句丽、渤海文化发展的考古学观察·····	(472)

肆

讲授本科生课程的几点体会·····	(483)
书山有路勤为径——高句丽、渤海研究领域著名学者魏存成教授访谈·····	(489)
永久的怀念·····	(493)
我的学术经历·····	(501)
论著目录·····	(508)
后记·····	(513)

壹

高句丽初期与中期的都城

高句丽政权自公元前37年创始，至公元668年灭于唐，共经705年的时间，按其都城迁徙，可分为初、中、后三期。初期与中期的分界线在琉璃明王二十二年（公元3年）“王迁都于国内，筑尉那岩城”^[1]时；中期与后期的分界线在长寿王十五年（公元427年）“移都平壤”时。本文所要论述的不是后期的都城，而是初期和中期的都城。关于这个问题，几十年来中外学者讨论多次，有的已取得一致看法，有的至今还有疑点^[2]。近年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增添了一些体会，现整理申通成文，求教于方家。

一、初期的都城

高句丽最迟是从西汉开始就生息、活动在浑江流域和鸭绿江中游的一个古老少数民族。而高句丽政权，据高句丽的族源传说，是由活动在东北地区中部的另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夫余族的一支创立的。《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下简称《本纪》）记，高句丽的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一云邹牟，一云众解）于汉孝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至卒本川，“观其土地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朱蒙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可见当时创始之匆忙、简略，只是在沸流水上搭个草棚泥舍而已。而正式“营作城郭宫室”，则是三年之后的东明圣王四年（公元前34年）。该“城郭宫室”，可能就是《好太王碑》所记“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的山城，而且此山城是由高句丽修筑的。至于它的名称是否就是《魏书》所记的“纥升骨城”^[3]，可以这样认为。因为在高句丽创始的各种记载中，再未出现其他的名称。但是《魏书》记“朱蒙至纥升骨城”，好像朱蒙来之前，该城已存在，这一点不敢冒从，还是依《好太王碑》为妥。总之，在记载高句丽政权创始过程中，所出现的沸流水、沸流谷、忽本、卒本川、纥升骨城等不同名称，应该在一处，只是其指示物不同。沸流水、沸流谷，是指水而言；忽本、卒本同，卒本川是指山间的平地，而且很可能是由沸流水从山间流过冲积而成的；高句丽的都城则是建立在卒本川西边的高山之上，它的名称大概叫纥升骨城。

那么高句丽初期的都城具体在什么地方呢？参照考古发现，可能是在辽宁省的桓仁县。沸流水，即浑江；纥升骨城，则是桓仁县城东北7千米、浑江对岸的五女山城。五女山海拔800米，居周围群山之首。山的主峰自半山腰突兀直上，形成几百米高的悬

崖陡壁，使人望而生畏。而山顶之上却是一片开阔平地，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300米。山城正是位于山顶之上，西、北、南三面凭悬崖为壁，只有东南侧山势稍缓，在半山腰用板状石块筑成石墙一道，现存外侧高3~6、内侧高1~2、顶宽1.5~2、基宽约5米。城内东南角有瞭望高台，中部有石砌水池，至今仍清水盈池，可供游人饮用。五女山城山高势险，难攻易守，而且城内又有瞭望高台和水池，符合高句丽山城的特点。只是城内至今尚未发现确为高句丽的遗物，这是今后工作中应特别注意的问题。

能够证明五女山城为高句丽初期都城的有力根据，是在山城附近发现了数量较多的高句丽墓葬，其中以五女山城南5千米、浑江东岸高力墓子村南岗的墓群为最大。该墓群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调查时还存在700多座。在我国境内除集安外，此墓群的数量是最多的。经部分发掘得知，墓葬的形制结构以“圆丘式积石墓”和“阶坛式积石墓”为主要代表，有的十数座互相依靠，自上而下相连成串。根据桓仁、集安等地高句丽墓葬的综合比较和分析，这些都是高句丽墓葬较早的特点。墓中出土的瘤耳陶杯、陶罐和环首铁刀，汉代作风较明显，而且随葬的马具中不见马镫，说明该处墓葬时代较早^[4]。

文献记载，5世纪以后，即高句丽后期都城的特点是山城和平原城相结合。这种特点在高句丽中期的都城中已经具备（见下文）。可以想象，作为山高势险、上下极为困难的五女山城，在高句丽初期的四十年中，对其政治、经济的发展及日常活动等都是很方便的；而且山上面积有限，容纳不了整个政权机构和必要的人口，因此在山下平地上亦应有政权机构和居民集聚点。

近年在桓仁县城之西约2千米处的浑江对岸平地上发现一座古城，今称下古城子古城。1978年笔者和李春圃老师带领历史专业76级学生去桓仁参观学习，与县文化局长长青同志一起对该城进行了初步勘查。城呈长方形，方向北稍偏东，东墙已被浑江冲毁，西墙长160余米，北墙残长近250米，南墙残长近200米。城墙土筑，其中北墙和西墙保留较好，高处可达2米左右。在北墙东段和城西北角还依稀辨出夯土层。沿西墙外有一养鱼池，应是原城濠。北墙外地势较低。今城内已为居民房屋所覆盖。据说城内中部曾出有高句丽式的兽面纹瓦当。当时高句丽没有筑土城的习惯，所以，如果下古城子古城在高句丽初期存在的话，就很可能原是汉代城址，此时被高句丽沿用了。

二、中期的都城

《三国史记·地理志》记：“自朱蒙立都纥升骨城，历四十年，孺留王（琉璃明王）二十二年移都国内城（或云尉那岩城，或云不而城^[5]）……都国内历四百二十五年，长寿王十五年移都平壤。”而更为具体记载这一时期高句丽宫室迁移和都城的增修与发展的，则是《本纪》和有关中国文献。《本纪》记，琉璃明王“二十二年（公

元3年)冬十月,王迁都于国内,筑尉那岩城”。山上王“十三年(公元209年)冬十月,王移都于丸都”。东川王“二十一年(公元247年)春二月,王以丸都城经乱不可复都,筑平壤城,移民及庙社”。故国原王十二年(公元342年)“秋八月,移居丸都城”。故国原王十三年(公元343年)“秋七月,移居平壤东黄城”。

欲对上述迁移作具体考证,应将《三国史记·地理志》所记高句丽中期都城所在地确定下来。根据多年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该地点即在集安县城境内。这里分布有数以万计的高句丽墓葬。其中有几座规模巨大、砌造考究,属于高句丽王的陵墓。著名的好太王陵及好太王碑即坐落于此。另外还发现了室内绘有精美壁画的19座土坟和1座石坟^[6]。尤其重要的是,这里还有两座高句丽城址,一座是今集安县城所在的平原城,一座是距县城不远的山城子山城。

集安县城位于通沟河入江口的左侧,周围沿鸭绿江是狭长的冲积平地。城略呈方形,方向155°。东墙长554.7米、西墙664.6米、南墙751.5米、北墙715.2米,周长2686米;残高4~11米;宽7~10米。其中东墙、北墙、西墙南段属于高句丽时期,而北墙保存较好,皆是用加工规整的方形和长方形石材错缝平砌。墙基部分逐层内收,少则4级,多则11级,墙身主体则是平砌直上。还有马面和角楼的遗迹。城内已被现代建筑覆盖。1963年城内动土时,发现一块带有“太宁四年太岁□□闰月六日己巳造吉保子宜孙”铭文的灰色卷云纹瓦当。据考证,此“太宁四岁”乃东晋明帝太宁三年之误,即公元325年。在城内中部偏北处还发现了古代墙基和排列有序的八棱形、覆盆形础石,以及高句丽时期的瓦片,说明这一带原是高句丽的王室官府所在地^[7]。

山城子山城位于集安县城西北2.5千米的丸都山上,通沟河从山城的南侧绕过。整个山城的地势呈簸箕状。东、西、北三面沿山脊走向石筑城墙,南侧地势较低,建有向内曲折的瓮城门,有条小溪从城门处向外流去。城墙周长6951米,保存较好处高达5米以上,并设有女墙。南门之内约200米处,积石垒筑一瞭望高台,俗称“点将台”,通高11.75米。登台顺通沟河谷南望,集安县城及附近山川尽收眼底。在点将台的东南侧,有一处50~60平方米的石砌水池,俗称“饮马池”或“莲花池”,至今存水不枯,水草丛生。在点将台北侧有一处可能是驻兵的建筑址。在点将台东北的山坡上,还有一处大型建筑址,南北长92米、东西宽62米,进深作三层阶基,阶高相差1米左右。在每层阶基上,础石排列成序,并散布有大量的高句丽红色瓦片。可见这是一处宫殿建筑址^[8]。

集安县城和山城子山城的规模、建筑和遗物,并非一般高句丽城址所能比拟,定为高句丽中期都城,已被大家所公认。

下面对《本纪》等记载中所见高句丽中期都城及与都城有关的城址顺次予以考证。

1. 尉那岩城

尉那岩城筑于琉璃明王二十二年(公元3年),而尉那岩城所在地的发现和确定是

在前一年。《本纪》记：“（琉璃明王）二十一年（公元2年）春二月，郊豕逸。王命掌牲薛支逐之，至国内尉那岩得之，拘于国内人家养之。返见王曰：‘臣逐豕至国内尉那岩，见其山水深险，地宜五谷，又多麋鹿鱼鳖之产。王若移都，则不唯民利之无穷，又可免兵革之患也。’”“九月，王如国内观地势。”看来，尉那岩和国内这两个概念具有密切的关系，但二者又不等同，而尉那岩应是指山而言，第二年筑的尉那岩城则是在该山之上，取山名以命城名。

能证明尉那岩城是山城的，还可以《本纪》所载大武神王十一年（公元28年）汉辽东太守来伐，高句丽王入尉那岩城固守之事为据：

“十一年（公元28年）七月，汉辽东太守来伐，……（王）入尉那岩城，固守数旬，汉兵围不解。王以力尽兵疲，谓豆智曰：‘势不能守，为之奈何？’豆智曰：‘汉人谓我岩石之地无水泉，是以长围，以待吾人之困。宜取池中鲤鱼，包以水草，兼旨酒若干，致犒汉军’。王从之。贻书曰：‘寡人愚昧，获罪于上国，致令将军帅百万之军暴露弊境，无以将厚意，辄用薄物，致供以左右。’于是汉将谓城内有水，不可猝拔。乃报曰：‘我皇帝不以臣弩下，令出师问大王之罪，及境逾旬，未得要领，今闻来旨，言顺且恭，敢不籍口以报皇帝。’遂引退。”

该记载证明：第一，尉那岩城是座山城，城内有水泉，利于固守；第二，高句丽王平时不住此城，只在打仗时才上山进城。符合这种条件的，当然不能是今集安县城所在的平原城，而是县城北边的山城子山城。

这里有一个问题，集安距桓仁有二三百里，沿途多大山深谷，当时追豕至此，能跑这么远吗？能否是琉璃明王迁都距古都并不太远，或者都在桓仁县城附近，或者都在集安县城附近？笔者认为这两种可能都不存在。首先，追豕这件事带有传说与迷信的色彩，其真实程度无可细考。在高句丽，豕是“祭天之牲”，被当做吉祥之物，在这之后的山上王就是因追获郊豕而又立后得子的，并名其子曰‘郊彘’^[9]，所以因追豕而发现“山水深险，地宜五谷，又多麋鹿鱼鳖之产”的地方，本身就含有吉利。同时又因为伤害豕是治死罪的^[10]，所以豕跑了，既想抓住它，又想保护它，也是不容易的。

另外，《本纪》还记，琉璃明王迁都后，曾留太子解明在古都。解明“有力而好勇”，折断了黄龙国王赠送的强弓，和黄龙国搞坏了关系。琉璃明王得知后，遣人谓解明曰：“吾迁都欲安民以固邦业，汝不我随，而恃刚力，结怨于邻国，太子之道其若是乎？”于是赐太子自杀。这里不仅证实了琉璃明王确已迁都，同时也说明新都与古都相距不会太近。如果太近了，留在古都的太子解明与黄龙国的冲突，琉璃明王早会有所觉察的。

2. 丸都城

丸都城属于高句丽中期都城。以丸都城为都及其具体修建过程，与这一时期高句

丽王的世袭交替，尤其是与山上王的继位有密切关系。对此，张博泉老师和顾铭学先生都作了考证^[11]，其结果是：

新大王伯固¹⁷⁹ → 故国川王男武¹⁹⁷ → 山上王延优（即伊夷模）²²⁷ → 东川王优位居（即位宫）

该考证既补上了《三国志》高句丽传遗漏掉的故国川王男武，同时也纠正了《三国史记》把伊夷模当成故国川王男武和把位宫当成山上王延优的混乱。

《三国史记》记丸都城修筑的时间是在山上王二年（公元198年）。山上王为什么在刚刚继位的第二年就修筑丸都城呢？顾铭学先生推测是山上王之兄发歧（或拔奇）与其弟争位不胜，投奔公孙度，请兵平乱，“公孙度就是以此为借口，在这一年（公元197年）派大兵进攻高句丽，破坏了国内城，焚烧了某些邑落”，于是山上王才有必要修筑丸都城。另外，《后汉书》和《三国志》都记载公孙度东伐过高句丽^[12]，可能即指此事。到山上王十三年（公元209年），则“移都于丸都”。

山上王所筑的丸都城，亦即《三国志》高句丽传和《通典》所记伊夷模更作的“新国”^[13]。据《三国志》毋丘俭传，正始年间毋丘俭讨伐高句丽，“束马悬车，以登丸都，屠句丽所都，斩获首虏以千数”，证明“丸都城”是在丸都山上。《新唐书·地理志》所载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记，“自鸭绿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舫泝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沟口，得渤海之境。又泝流五百里，至丸都县城，故高丽王都”。由此推算，丸都城应在今集安县城附近。而山城子山城正位于此处，同时毋丘俭纪功碑也是在距山城子山城不远的板盆岭发现的，所以丸都山城就是山城子山城。山上王从其继位的第二年（公元198年）“筑丸都城”开始，到其十三年（公元209年）“移都于丸都”，共用了十余年的时间。现在看到的山城子山城主体城墙和大型宫殿遗址，应该是这次修筑的。琉璃明王二十二年（公元3年）只是“筑尉那岩城”，并不是以其为都。而这一次倒是确以丸都山城为都了。

为什么同是一城而有两个名称呢？笔者认为尉那岩城是为都之前的名称，丸都城是为都之后的名称。中国史书确切记载高句丽的都城是从迁都丸都后开始的，所以不见尉那岩城之名。《三国史记》中见到尉那岩城字样的，也只是在山上王迁都之前，在山上王迁都之后再也不见尉那岩城的名称。与此同时，丸都的名称在山上王之前，除太祖大王九十年（公元142年）可能是“京都”二字之误而出现一次外^[14]，其他再无发现，而从山上王迁都开始，则屡见不鲜。正因以该城为都城了，所以城名中有了“都”字；至于“丸”字是否由“尉那岩”三字音变而来，也有此可能。

丸都城从第一次为都至3世纪中叶被魏将毋丘俭攻陷而毁，到故国原王时又进行了第三次修筑。当时高句丽同前燕慕容氏争战不休，它不仅参与了和崔毖、宇文、段氏联兵进攻慕容氏的活动，而且还数寇辽东。但是力量的优势在慕容氏一方，不仅高

句丽的屡次进兵被击退，而且慕容氏还计划主动出击，进攻高句丽。比如故国原王九年（公元339年），慕容皝曾征高句丽，兵及新城因高句丽王乞盟乃还^[15]。基于此种形势，为了防御慕容氏的进攻，故国原王十二年（公元342年）“春二月，修葺丸都城”，“秋八月，移居丸都城”。之后才过三个月，就遭到了慕容皝的大举进攻。慕容皝利用高句丽王的错觉，出其不意，遣偏师于“平阔”的北道，自率大军出“险狭”的南道，大败高句丽兵，“遂入丸都”，并追获王母及王妃，“发钊（故国原王）父乙弗利（美川王）墓，载其尸，收其府库累世之宝，虏男女五万余口，烧其宫室，毁丸都而还。”^[16]《辽史·地理志》载，“桓州，高句丽中都城，……高句丽王于此创立宫阙，国人谓之新国。五世孙钊，晋康帝建元初为慕容皝所败，宫室焚荡”，也正与此合。这样，丸都城经“修葺”之后不到一年又遭到一次毁灭性的破坏。

以后再不见修筑丸都城之事。但丸都城仍不失记载，如阳原王四年（公元548年）秋九月，丸都进嘉禾；十三年（公元557年）冬十月，丸都城干朱理叛，伏诛。可见，高句丽后期丸都城仍属一座重要的山城。

3. 国内城

国内城即今集安县城所在。《通典》卷186记：“马訾水一名鸭绿水，……去辽东五百里，经国内城南。又西与一水合，即盐难水也。”此马訾水、鸭绿水，即鸭绿江，盐难水，即浑江，而国内城的位置正好与集安县城相符。

高句丽以国内城为都，是在琉璃明王二十二年。《本纪》记，琉璃明王“二十二年冬十月，王迁都于国内，筑尉那岩城”，此仅记“国内”，不记“国内城”；但《三国史记·地理志》却记“孺留王（琉璃明王）二十二年移都国内城”，所以此“国内”是指城而言。值得注意的是，《三国史记》的《本纪》和《地理志》虽然都记此时移都该城，但不见修建该城的记载，那么该城当时是否存在呢？近年的考古成果回答了这个问题。

1975~1977年，集安县文物保管所在国内城南墙开的T4、T5和在北墙开的T7三条探沟中，均在高句丽石墙的下部“发现一道坚硬的土垄。土垄宽7~8、高1.7~2米，断面呈弓形，土质为泥沙黄褐土，夹有少量卵石。从其坚硬程度看，似经过人工打夯，但不见夯窝。在土垄中还发现有红烧土和灰坑”，并出有石斧、石刀、石器柄、环状石器和14件陶片。他们认为“这道土垣应是国内城建筑的最初基础，大致确定了后来国内城的规模”；通过出土器物的比较，“推知该土垣的修筑年代应在战国—高句丽建国之前。汉武帝元封四年增设四郡，其中玄菟郡下有高句丽县。这个土垣是否即汉代的高句丽县治所，值得进一步探讨。”^[17]张博泉老师曾提出集安附近为西盖马县所在^[18]。但不管怎样，这座土城是西汉城址无疑。高句丽于公元3年迁都至此，即借用了该城址。因为该城位于平地，为了加强护卫，便在迁都的同时，于城北不远的山上修筑了尉那岩城。

之后，山上王继位之初、其兄拔奇假公孙度之兵，“破其国，焚烧邑落”，被毁的应是原西汉土城。于是山上王只好更作新国丸都城。3世纪中叶，魏将毌丘俭攻陷丸都城，东川王“以丸都经乱，不可复都，筑平壤城，移民及庙社”。当时高句丽并未攻占乐浪郡，此“平壤”仍是山下平地城（详见下文）。这就是说，高句丽对山下平地城的修筑，此是第一次。

再后，到了故国原王时期，为防御鲜卑慕容氏的进攻，又同时对山上山下两城进行了修筑，即故国原王“十二年（公元342年）春二月，修葺丸都城，又筑国内城”。在此记载中，“国内城”的全名始正式出现。这里记为“又筑”，说明该城原来曾筑过，即上述东川王时的修筑之事。集安县文物保管所在发掘中，正好发现了国内城石墙在高句丽时期复修的迹象，而且在土石混填的城墙填土中，还发现了高句丽时期的陶片、铁器、铜器等遗物，说明石墙是“高句丽迁都于此之后过了一段时期修筑的”，正好与文献记载相符。故国原王虽然同时对丸都城和国内城都进行了修筑，但在慕容皝来攻打之时，还是“移都丸都城”，结果又是兵败城破，慕容皝“烧其宫室，毁丸都城而还”。可想而知，除丸都城外，山下的国内城也不会幸免。

《三国史记·地理志》关于高句丽中期都城的记载，其曰：“自朱蒙立都纥升骨城，历四十年，孺留王（琉璃明王）二十二年移都国内城……都国内，历四百二十五年，长寿王十五年，移都平壤。”文中开始说的“国内城”，是指集安县城所在的原西汉土城；而下边所说的“都国内，历四百二十五年”，“国内”后边无“城”字，而且在这425年当中，高句丽王也并不始终以国内城为都，有时还以丸都城为都，所以这里把“国内”理解为包括国内城和丸都城在内的一个整体或地区则较为合适。

高句丽后期迁都到原乐浪郡治处之后，国内城作为“别都”^[19]，仍不失其重要的地位。宝臧王四年（公元645年）唐攻辽东城，高句丽就曾发新城（今抚顺高尔山城）、国内城步骑四万往救辽东。

4. 平壤

这里所说的平壤，主要不是指原乐浪郡治处、亦即高句丽后期为都的平壤，而是高句丽中期的历史记载中出现的平壤。

《本纪》中第一次出现平壤城的名称是在东川王廿一年（公元247年）春二月。当时因丸都城刚被毌丘俭破毁，“王以丸都城经乱，不可复都，筑平壤城，移民及庙社”。之后，美川王“三年（公元302年）秋九月，王率兵侵玄菟郡，虏获八千人，移之平壤”，又见平壤二字。这两处记载的平壤，均应为今集安县城所在的国内城。这是因为高句丽攻占乐浪郡是在公元313年^[20]，高句丽王被封为乐浪公，也是在这之后的故国原王二十五年（公元355年），那么在公元313年之前，就不可能有高句丽以原乐浪郡治处的平壤为都之事。至于在公元313年之前平壤名称的出现，一种可能是“国内城”名称之误；同时，由于《本纪》中“国内城”全名的出现是在此之后，所以又

不能排除在此之前国内城城址又有平壤之名的可能。

另，值得注意的是，慕容皝进攻高句丽、“烧其宫室、毁丸都城”之后的第二年（公元343年）七月，故国原王“移居平壤东黄城，城在今西京东木觅山中”，这里又出现了与高句丽王发生直接联系的“平壤”，而且“黄城”的名称在高句丽后期又出现一次，即安藏王“十一年（公元529年）春三月，王畋于黄城之东”。由于此时高句丽已经占据乐浪郡治。所以此“黄城”的具体所在，应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在国内城的东侧。目前在集安县城之东已发现几处较高等级的建筑址：一处是位于县城之东500米处的东台子遗址；一处位于集安车站的左前方；还有一处位于“国内城东门外今县第二百货商店迤北”^[21]。其中东台子遗址虽然于1957年曾发掘、清理出四座房屋址，但大部分已在伪满修铁路时被破坏了。另一种可能是在原乐浪郡治、即高句丽后期的都城平址附近，因为平壤是高句丽之后高丽王朝的西京。不管属于哪一种可能，这只是高句丽王兵败于慕容皝之后的临时住地，而不能作为都城来看。《本纪》记“移居平壤东黄城”，而不记“移都平壤东黄城”，大概也是指这个意思。

除此之外，高句丽占领乐浪郡治以后，到公元427年之前，《本纪》中还有几处单独见到平壤城的记载，其中有两处是记百济来攻之事^[22]。这里所说的平壤，就应是原乐浪郡治处的平壤了。但是高句丽王正式把都城迁到原乐浪郡治处，还是长寿王十五年（公元427年）。这不仅在《三国史记》的《本纪》和《地理志》中有明确记载，另外在《好太王碑》中也可找到旁证。《好太王碑》记好太王“九年己亥（公元399年，《三国史记》记好太王九年系庚子年，即公元400年，应以碑为准）百残（百济）违誓，与倭和通。王巡下平穰（平壤）。而新罗遣使白云云：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归王请命。太王恩慈，称其忠诚，特遣使还，告以密计。”^[23]这里的平壤，即原乐浪郡治处的平壤。既然记“王巡下平壤”，那么就说明高句丽王平时不在这里，并不以该城为都；而且平壤城的地位当时也低于都城。

三、结 语

综上所述，高句丽初期与中期都城的修筑与迁徙，可归纳为表一。

《周书》记载高句丽后期的都城平壤，“其城，东西六里，南临湏水。城内唯积仓、储器、备寇，贼至日，方入固守，王则别为宅于其侧，不常居之”^[24]。这里所说的“唯积仓、储器、备寇，贼至日，方入固守”是指山城而言。高句丽王平时久住于此，当然是很不方便的，于是“别为宅于其侧”，即在山城之侧，而且应该是山下水土适宜、交通便利的平原上又建“宅”。既然该“宅”是久居之处，为了安全，在其周围也就不能不建城，则成为我们所说的平原城。“贼至日”，进入山城，平时住在平原城，它们的位置和作用同等重要，这就构成了高句丽都城之山城和平原相结合的特点。

表一

	始祖东明圣王元年 (汉孝元帝建昭二年; 公元前三十七年)	东明圣王四年 (公元前三十四年)	琉璃明王二十二年 (公元三年)	山上王二年 (公元一九八年)	山上王十三年 (公元二〇九年)	东川王廿一年 (公元二四七年)	故国原王十二年 (公元三四二年)	故国原王十三年 (公元三四三年)	故国原王十三年 (?) ~ 长寿王十五年 [公元三四三年 (?) ~ 四二七年]	长寿王十五年 (公元四二七年)
桓仁	“……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本纪》	“秋七月，营作城郭宫室。”——《本纪》								
集安县城			“移都国内城。”——《三国志记·地理志》			“春二月，王以丸都城经乱，不可复都，筑平壤城，移民及庙社。”——《本纪》	“春二月，修葺丸都城，又筑国内城。”——《本纪》	“秋七月，移居平壤东黄城。”——《本纪》	仍在国内	
集安山城子山城			“冬十月，王迁都于国内；筑尉那岩城。”——《本纪》	“春二月筑丸都城。”——《本纪》	“冬十月，王移都于丸都。”——《本纪》		“春二月，修葺丸都城，又筑国内城。”“秋八月，移居丸都城。”——《本纪》			
原乐浪郡治所								“秋七月，移居平壤东黄城。”——《本纪》		“移都平壤。”——《本纪》
经历年代	3	37	206	38	95	1	?	85 (?)		